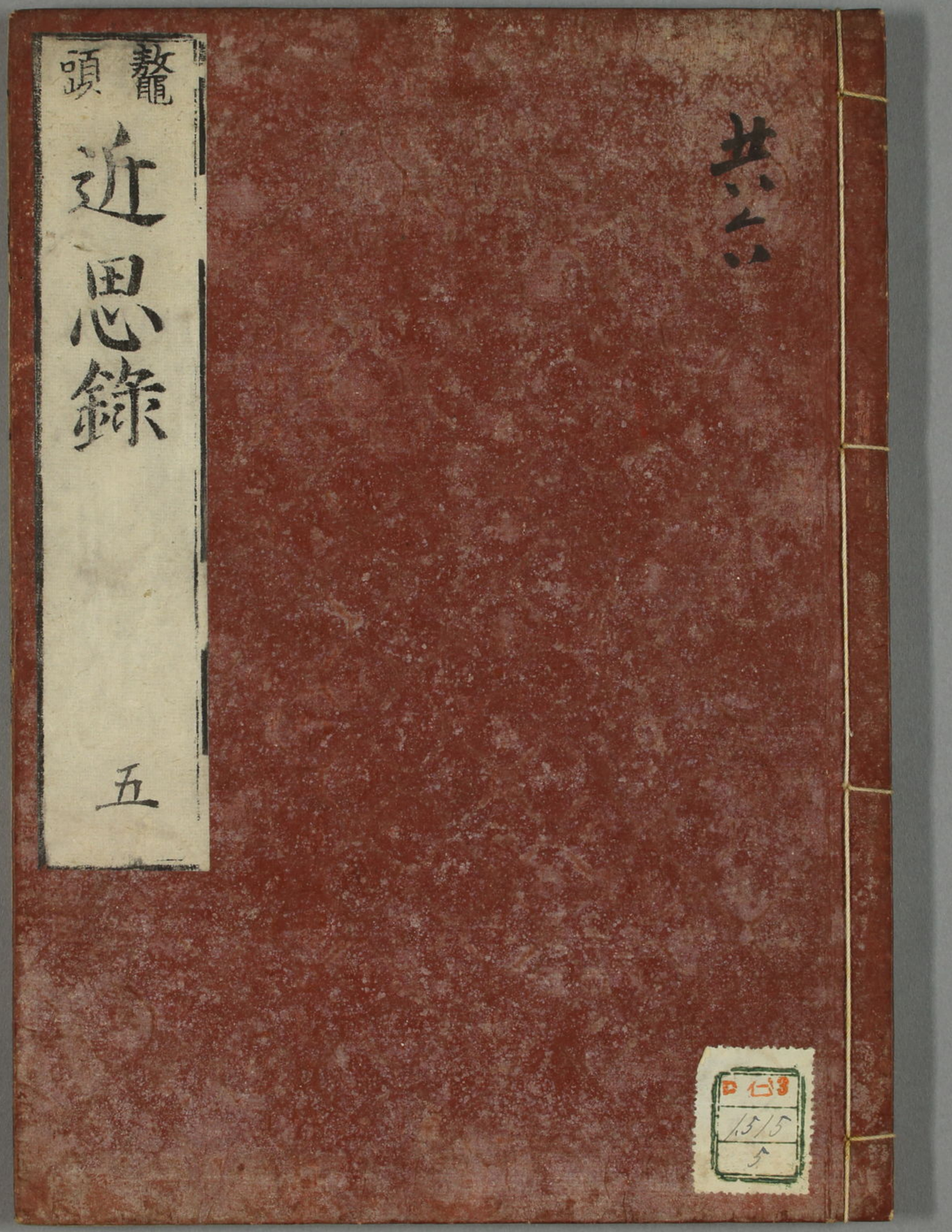

近思錄
卷六
五

奎七3
1515
5

治體類 朱子語類云近思錄六治國平天下之道註綱領大學大全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之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舉而措之禮記仲尼燕居篇舉而錯之而已鄭註錯猶施行○正義曰舉而錯之而已者錯行也言爲政之道明於禮樂則舉而錯行之之○字書措舍故切處置也施布也字又作錯

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類凡二十五條

○漳溪先生曰 先生傳見前○出于通書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章○朱子曰此章發明四書所謂聖人之蘊○此章註朱子曰乃通書之註也

本必端 此節又朱子通書註也圈外者葉采之註也下倣此

漳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之耶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俗言則一例則模是也本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

家難而天下ー楊誠齋曰正莫難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云云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則天下定矣○性理大全細註西山眞氏之說分明也見下 鼇頭 裁者義製之義

家人離ー家人卦彖辭曰家人利女貞○程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本義曰家人者一家之人云云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睽 睽卦程傳云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二女同居ー睽卦彖文也程傳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易大全中溪張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女有難和之情所以爲睽 鼇頭 猜 韻會倉才切从犬青聲疑也又叶千西切 嫌 韻會嫌疑也女子多嫌疑也

堯所以釐ー書堯典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云云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蔡傳曰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云云弟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於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故觀人者於此尤爲切云云爾雅水北

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

北曰汭 鼇頭 釐降 蔡傳曰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

治家觀身ー性理大全細註西山眞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舛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愛鮮克以正自撿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制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能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二陰柔之性鮮不媢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

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

掌也

【不善之動】易大全王雙湖曰復者賢人之事也无妄者聖人之事也无妄而復者所以求至无妄者也

【註誠明曰】无妄卦程傳曰无妄者至誠也

【發无妄次】无妄卦程傳曰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先王以下至育萬物无妄象之文也程傳曰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承言之比對時育物之道也

【明道先生言】二程全書卷五十五明道文集二論王霸劄子之文也此劄子有數百字朱子節略載之

【神宗】宋第六王名頊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

【霸者】如五覇是也○國語註把持諸侯之權○禮記祭義註疏把天子之事也○孟子朱註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　說見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歷】神宗年號

【歷】家年譜呂公著

而贊其化育之深也○以下論端本在誠心之道○明道先生言

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覇者之事也　歷寧二年先生以太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

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覇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王道本乎人情之公

【王道如砥】詩小雅大東之篇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言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

【本乎人情有好有惡好善惡惡者土道之公也論語子路篇註詩本人情之細而可並於國風故曾成誦風邪也　隊韻曲也　委曲之委同師字之意

【與委志之委同師字之意】委曲之委同師字之意

【又】書洪範無反無側蔡註反倍常也側不正也與此反側意異也張蘊古所謂安彼天側宜此同

【故誠心而王】孟子曰堯舜出乎禮義之正而伯出乎禮義之偏曲小路也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邪秉彝曲之行崎嶇險仄側不安之意逕委路也

【不審也】王者無非以誠心而行乎天理覇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雷壞之不倫然其初但假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已宜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寬慈順理作伯自古儒士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　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伊川先生曰當下同）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策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爲一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

（前漢書元帝紀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云云元帝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程子曰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曰在陛下者而告之因里達尊之意也四海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五十九伊川文集一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也此書有數年言是時其畧也本書曰今言當世之務上下皆畧之者必曰所先者急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此數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先者有三焉誠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云云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

（比比之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云云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五十九伊川文集一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也此書有數年言是時其畧也本書曰今言當世之務上下皆畧之者必曰所先者急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此數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先者有三焉誠

（程子曰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曰在陛下者而告之因里達尊之意也四海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前漢書元帝紀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云云元帝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五十九伊川文集一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也此書有數年言是時其畧也本書曰今言當世之務上下皆畧之者必曰所先者急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此數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先者有三焉誠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云云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

不識古先王以四時之收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收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及人者禽獸前生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云云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其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願比見之矣非惟人君云云〇周易會通云願比只是大公之意三驅前禽上之無私也邑人不誠化於無私

遵道于鬯青大兵談曰罔遵遵道以王首姓之鬯

胸胸語文原道以聰聰爲仁古文釋疑曰聰聰小惠貌

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若乃暴其小仁遵道于鬯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聰聰然求

其民皞皞孟子盡心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又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朱註不知誰之所爲也大全輔氏曰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註

禮天子云云禮記王制篇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也鄭康成註合圍國語周語註春田曰蒐爾雅註亦曰春獵曰蒐

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云者從而不追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聰聰曰出徵温之貌禮由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舉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二驅失前禽之義也傳下同○古之時公卿大夫以下至于庶人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貪於己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曰天在上澤在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不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各有定志貧賤富貴皆有定分不亂難矣之下自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別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恆之心志也○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商賈孟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賢有定志皆字兼士民

億兆書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左傳註萬萬曰億萬億曰兆○所謂億兆通天下人民而言

欲不亂難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程傳曰泰封文雖

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无貪慕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慶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

七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忽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爲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則弊可革事理

自古泰治程傳在包荒之下此句之上可用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險越險也自古泰治云云會韻會霽韻他計切廢也又代也滅也○曆韻俱結切褻也因循會因就也此歲人情安肆上文曰二以護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位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重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云肆字彙息恣切放也恣也弛字彙詩止切弓解弦也又釋也漢武帝紹訞弛之士師古曰訞者訛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也量韻書能容之謂量密字彙見筆切安也靜也獨也○案以註之不疎見之當以調斟之易坤卦彖舍弘光大程傳舍包容也弘寬裕也寬字彙爾綽切煩也亂也泛泛濫溢滿溢

而人見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令且忘而遽懷怠疾之心則不覺漸密何有深遠之慮無深遠之慮則近憂已生矣故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追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爲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云包荒

國疑上云聖賢之爲也下程傳有數十言註文略說

文委隨也○麋毋彼切隨也○唐李白詩萬物皆委靡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卦彖辭○程傳全文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潔器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猶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被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卬也○本義曰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奠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顒書魚容切卬仰也若語辭與易之所謂惕若嗟若之若同

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焉何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被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者祭祀之始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其盥之始人心繫縛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散故爲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

物曰噬嗑噬嗑而亨○程傳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云乃亨之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天畜之六五○易大全程子曰豶豕之牙豕牙最能踶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令人爲豶却只就他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害其牙之端利器去其勢以絕其踶蹋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豶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於已壯之後猶欲去豕牙之害而豶之此用柔禽闖之道也○程傳此句上文曰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變其邪欲之心人君欲方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云云○周易說統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故衣食足而民不亂男女足而民不偷異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嫉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纔其源也道之斯行論語子張篇道之斯行朱註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言令行而禁止王子淵聖王得賢臣頌曰其得意如此則胡不正鳥令不行

不能止程傳作止不能止其躁猛又躁猛之下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十一字有之

不知教而迫於饑寒孟子梁惠王篇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云云

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間則氣不通情不通而因之生化莫遂人倫自閒則噬而合之所以去閒也有治天下之大用○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繁猶簡豕剛躁之物若殖制令行而禁止矣

雖賞之不竊矣此文下程傳曰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猶其勢也○論語顏淵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註所謂止盜之法即顏淵篇之所稱是也○語大全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亦知以是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要害言爲我爲要爲人爲害

○解利西南｜｜凡吉以上解卦彖辭也○本註下程傳曰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象也頌苛字彙煩符覽切不簡也勞也苛寒哥切政令繁細曰苛又急也煩也註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方坤太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方坤也坤居西北維也兌爲西方也乾居西北維也坎爲北方也艮居東北維也見于說卦及易圖維字彙云方偶也天之曰維東南西北

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此文下程傳曰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猶其勢也○論語顏淵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註所謂止盜之法即顏淵篇之所稱是也○語大全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亦知以是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要害言爲我爲要爲人爲害

○解利西南｜｜凡吉以上解卦彖辭也○本註下程傳曰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象也頌苛字彙煩符覽切不簡也勞也苛寒哥切政令繁細曰苛又急也煩也註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方坤也坤居西北維也兌爲西方也乾居西北維也坎爲北方也艮居東北維也見于說卦及易圖維字彙云方偶也天之曰維東南西北

既解其難｜｜程傳其宜也二下此文上曰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天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彼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云云以下同于此

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法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太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廢舉墜脩復治道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

而遂已也 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凶則吉也 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心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敬萬物應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情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

則亦晚矣 〇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敬萬物應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情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

武門遣多祈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謂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襲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祈等對曰易之昌宗誅及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二凶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今子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天津橋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云云 則天皇后之姪也 〇通鑑綱目又大書曰以武三思爲司空月日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 呂產呂祿 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數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在

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艮卦彖傳 事物各有 然之則聖人非能爲物作 〇 兌說而 則但處說之則 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至正至善者也 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 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 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數

公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大樂公主適二恩子崇訓生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管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二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文薦二思於章后上遂與二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二思矣上使后與二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二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殆盡今陛下及正武氏盛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振天下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遂以三思爲司空同二品○又神龍二年秋七月下大赦書曰故魏相張彭範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崔玄暐爲武三思所殺○書法曰不書三思殺書爲所殺咎在我也

○大有物必有[1]

艮卦彖傳之註○程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程傳出此下有物必有則詩大雅烝民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註曰物事也則法也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

父止於慈[1]

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註彖此所謂彖指孔子之彖傳

○兌說而能貞[1]

兌卦彖傳之註○程傳上文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云云註本孔子之彖傳也

若夫違道[1]

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說服无斁下程傳曰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道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主故聖人贊其大○天下之事[1]

既濟卦彖傳之註也○既濟卦辭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按近思錄所載之語者終止則以下之註也○易大全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正心此亂之所由生也○大全建安丘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生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易闡曰終亂者既濟之終人有止心是憂勤輟而怠荒生未有不致亂者治道无窮止心是憂勤而吉字成之君以逸樂而是窺矣可不以利貞爲兢兢乎○易會通胡氏曰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字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未幾而終亂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易說統曰既濟之初心尚警懼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紊萌航矣亂所從起自終止至道窮也花子彖傳之文也易大傳註大傳言繫辭也○下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道出於天人違道則非順天矣○天下之譽出於人王政譽則非應人矣○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蓼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亂堯舜是也

故有終而無亂[1]

既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易說統曰既濟之初心尚警懼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紊萌航矣亂所從起自終止至道窮也花子彖傳之文也易大傳言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下繫辭曰

不穫○易說統曰黃帝堯舜當一元文明之會太古朴陋之風當變矣聖人因時通變使民日用其道而不穫○易繫辭云三聖見時之當變通以文明之治民悅其化之更新趨之不穫

○爲民立君（一程全書卷四十九伊川經說第四○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一程予說出此下

民力足則生養遂勤農桑而民食足也

生養遂則教化行富而後教之也所謂禮義生于富足是也

興作胡傳集解云如城城浚洙築臺築圃圃之類

不時害義春秋大全汪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二十一年築臺于郎二十二年城郎臨胥十三年築蛇洲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郛哀五年城郛昭五年城郛桓五年城郎桓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二年隨郛隨費十三年築蛇洲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爲保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襲紀而城祝丘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而城邾患邑人之外偪而城諸鄆宣公欲叛晉而城鄆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爭而城費因齊靈之叛臂屬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郛城西郛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牛城復叛晉覘范氏而城邯鄲哀公亦覘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郛城毗城邾瑕皆非義也○集解曰春秋民夏城城不時矣築臺不緣古候皆所不必爲者也而役民遠築非義矣凡若此者可以類推

時且義汪氏曰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郛九年城中城襄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郛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郛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隳郈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茂會晉定城成周以蕃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冬隱公七年城中丘見于上○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桓十六年冬城向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林註向魯邑○左傳曰書時也莊二十三年共桓宮檀莊公名子同桓公之廟檀廟檀也築王姬之館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林註曰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又曰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之諸侯主之○左傳曰爲外禮也穀梁傳云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義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案桓公爲齊所殺是齊即莊公父之讐此時莊公居喪冬有用民力（經說重事也與然有用之間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

爲民立君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八今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今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二年城楚丘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桓宮檀二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

矣十六字有之
僖公修泮宮 毛詩小序曰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傳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新安胡氏曰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泮水閟宮皆見魯頌之詩詳見學校門
鄭康成 鄭玄箋曰辟廱學名也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毛氏曰詩之古註也姜嫄之廟下曰在閟宮而無事○孔氏正義曰毋死曰姚姜嫄是周之先祖故謂之先姚 孟仲曰亦毛傳之文○初學記曰予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名睾孟子之子也 閟宮 詩正義曰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宇彙曰禖天子求子祭名變媒言禖禖之○月令曰祀高媒於南郊○治身齊家 全書卷四十六伊川經說第二書解○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程子解出此下其文尤詳也曰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

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敬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

○明道先生曰 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載之 圈 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以法把持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而已 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而其中後世惟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之類耳

○爲政須要 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先生語一載之○按遺書程子此語爲一條貫四書註分出之爲政以下至不可闕也載于孟子離婁上篇註人各以下至公私之間爾載于論語子路篇註紀綱禮記樂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陳澔注曰紀維綱大綱紀附綱小繩○孟子綱註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箇權衡量度法乎

先有司 語子路篇先有司赦小過註文法意趣 文法言吏所持之法令酷吏傳所謂文深苛察特文法深刻之雖文巧誕之文皆文法也○章亦法也詩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朱註章典法也○程韻書式也 先正有司 子路篇註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彼考其成功 黨族閭比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黨正 地官曰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族師 又曰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閭胥 又曰各掌其閭之徵令 比長 又曰各掌其比之治 州長 又曰各掌其州之教治其政令之法正月之吉云云○此註所書即周禮之文也○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鄉○疏云正月子之月又曰德行道藝者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 賈師各一 地官之文鄭玄司市注曰次謂吏所治舍又曰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莫讀爲定疏云定物價恐有詐爲誰欺 徵期 字彙貨呼臥切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釋會賄賙賚虎猴切說文財也周禮鄭註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

大全曰細小曰紀文章之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攷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次而奠其價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人各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

辨察其物之善惡善惡同則均平其價整其價之平直不使之貴又不使之賤各適其宜而定其價也 權五銖 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量五 千二百黍曰龠兩龠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

人各親其親而不獨親其親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是以下出子路篇註○語大全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禮運程子引以爲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親之賢才○案禮運之語各出非聯續之文

仲弓曰 語子路篇○饒氏曰仲弓之心不知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求舉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通義仁山金氏曰王文憲曰一敬於小其害或至於此而不難故程子極言之以警學者○蒙引云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爲公私

○治道亦有 全書卷十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

與聖人用心一也

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

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

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一而國定矣大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爲本○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止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攜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

大遺書伊川語一載之[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篇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朱註格正也○前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唐有天下]|| 全書卷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其文最備也唐有天下之下有如貞觀開元間之六字後世子弟皆不可止之止字作使其下曰玄宗纔使肅宗便簒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云云以下同于此[藩鎮不賓]藩鎮諸鎮王藩籬之人不賓請來朝也如安祿山史思明等爲節度使而反是也[跋扈]綱鑑後漢質帝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註云跋扈猶言彊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末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綱目集覽曰凶横自恣陵人之貌○綱目注與綱鑑同者畧之[陵夷]解見前○宋程子遺書又曰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太宗君臣]|| 太宗以智力殺兄太子建成而奪天下范氏之論嘗矣○范華陽

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猖獗於外閹豎擅專于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自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八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明道先生曰必有

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 云云

[閨門之間又有]|| 如太宗納弟妃之類是也○書經商書湯王曰有慙德[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玄宗使肅宗]|| 綱目玄宗天寶十五載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永王璘]永王璘玄宗之子肅宗之弟璘反而彼殺事見于新唐書列傳七永王璘之傳○通鑑二八寶十四年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又天寶十五年紀永王璘反上皇使高適等討之[猖獗]字彙獗居月切賊勢猖獗○韻會及玉篇無獗字○韻會猖狂也字彙猖獗[閹豎]閹謂閹人豎字書曰童僕未冠者之稱○案閹豎指宦者高力士等也[擅]字彙音善自專也[馴致]易坤卦初六象馴致其道○本義訓順習也○綱目集覽以漸而致曰馴致[五季]大學朱子序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五季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世也

[漢之治]|| 漢指西漢東漢而言[註][世業]通鑑綱目唐高祖武德七年大書曰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分註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

寡妻妾而治之皆以什之二爲
世業通鑑唐高祖武德
二年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
府皆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
各一人皆以講戰之務由是
士馬精強所向無敵○困學
紀聞云唐府兵之數兵志云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
內二百六十一又云神宗問
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
曰李繁侯傳言之詳備租庸
調通鑑階恭帝皇泰二年唐
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
二匹綿二兩自兹以外不得
橫斂○集覽曰有田則有租
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綱鑑注云此唐賦役之法也
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省府通鑑唐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分道目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朋道先生曰必有——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孟子
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語又載于孟子註○關雎麟趾周南之篇名周官之法度指周禮而
言之註詳于此妙氏大妙也簡閱正辭詩關雎篇朱註有幽閑貞靜之德○詩經質疑幽則深
遠而不淺露閑則安重而不
輕躁朱子曰——孟子細註
載此語誰字肅如禁切臥席
也王蒲席巨君事蹟詳
見于前漢書列傳六十九及
通鑑綱目等
○君仁莫——全書卷三十
四外書六伊川語也○孟子
離婁上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存疑曰莫不仁莫不義
指用人行政說○離是之是
字是非之是也指在心在於
其心——孟子滕文公篇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
實者而子三——上文天下
之治亂以下載于孟子離婁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關雎詠文王妃如氏有幽閑正靜之德
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厚忠愛之
性朱子曰自閨門社稷之微積累至王
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
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
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國以一人爲
本一人以一心爲
本使人君有一念我邪必將害
於其政作於外而後可知昔者

○敎人者養其——全書卷三十八外書第十一載之註通之以德爲政篇下曰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朋道先生曰必有——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孟子
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語又載于孟子註○關雎麟趾周南之篇名周官之法度指周禮而
言之註詳于此妙氏大妙也簡閱正辭詩關雎篇朱註有幽閑貞靜之德○詩經質疑幽則深
遠而不淺露閑則安重而不
輕躁朱子曰——孟子細註
載此語誰字肅如禁切臥席
也王蒲席巨君事蹟詳
見于前漢書列傳六十九及
通鑑綱目等
○君仁莫——全書卷三十
四外書六伊川語也○孟子
離婁上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存疑曰莫不仁莫不義
指用人行政說○離是之是
字是非之是也指在心在於
其心——孟子滕文公篇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
實者而子三——上文天下
之治亂以下載于孟子離婁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
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
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
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乎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
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
其孰能之孟子見齊王首言仁義曰是
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益
友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興其善意

篇註○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昌爲三遷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孟子朱註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小註蔡氏曰非心非佛之心也註孟子見齊

王一章語子孟子梁惠王篇孟子朱註使民有常産者之發政施仁之本也

○橫渠先生曰一正蒙有司篇第十三○論語學而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註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謝逍曰此章歷言治國之要有五皆自君心言之故曰務本之意○蒙引愛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制數制度數目也註見論語

爲政篇子曰道千乘之國以下至千乘者論語龔靈公篇放鄭聲遠佞人之說馬氏爲所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甸七三人共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粮具爲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治讀會孚芳無切信也治轉去切和也

至於一政事之間未暇論○橫渠先生曰道千乘得失一事未暇論

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正蒙下一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爲本必節己裕民德意孚洽○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蒙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鄭

合也又胡急切淡也

○法立而一正蒙三十篇第十一此句上文曰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創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云云德可久業易大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鄭聲佞人論語龔靈公篇放鄭聲遠佞人○張好古曰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註鄭聲

紙讓鄭毋彼切音與美同說文鄭讀若讒也一曰鄭婁色也又婁麗也詩無封鄭于爾邦毛傳鄭婁也○正義云婁侈淫靡是罪累之事○鄭莫禮也

口給論語公冶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朱註佞口才也給辨也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

聞韶之人孟子告子下篇四代之禮樂行良時秉殷轡服周冕樂則韶舞

○橫渠先生答一范巽之書見前○愚謂道學所以行政術政術是道學之施二者不可離無道學之政術徒法

國之俗淫靡佞人告顏子以遠佞人蓋一以防其邪一以遠其惑也○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

道學政術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與道非有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損其所事而施以是強施之天下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五大都

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

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閒非也人之非不足過議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爲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事非有兩途今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終

也無政術之道學徒善也註後生史記范雎傳雖舜禹復生不能改也○前漢書司馬遷傳死者不可復生○莊子至極篇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案莊子復生心異也

大都君相一韻書都揔也○大都與大率大總同

五伯之假名吾子下篇五霸註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孟子公孫丑上篇以力假仁者霸○盡心篇五霸假之也朱註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註假字豪七賈切疑毒也猶也

巽之爲朝廷一孟子離婁上篇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朱註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議行政之失不足非閒

帝王之道五道三王治天下之道也

註過議非一不足非閒以上本于孟子朱註過議字彙狼口很切音墾懇惻情實也

日新謂日進也日新字出于大學

○廉溪先生曰通書樂上第十七載之古者指五帝三王時而言見九疇叙皇洪範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蔡氏註洪大範也疇類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見類有九萬物皆若伊川曰鳥獸魚鼈咸若○書大全陳雅言曰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書經講義曰順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並生焉註未詳以下通書言也九疇彝倫攸叙範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六極○詳見于書經此所謂理一也通書十三章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乃作樂通書樂中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八風通書小註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又見樂記史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類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治法雖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而不備也

廉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

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朱子曰綱網也一綱者大爲一綱衆人之綱也二綱者夫爲妻綱夫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篇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以平天下之情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

記律書前漢書律歷志等同見國語　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二年伶州鳩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尚絲不逾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匏竹尚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歸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兌爲金爲閶闔西北曰乾爲石爲不周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東北曰艮爲匏爲融風正東曰震爲竹爲明庶東南曰巽爲木爲清明正南曰離爲絲爲景風西南曰坤爲瓦爲涼風○左隱公五年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注八風八方之風也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所以節其八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所以節其八和之流**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

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和之發和者淡之體

優柔平中德之盛朱子曰欲一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

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朱子曰天地之化中當作化成

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

其正者也優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過書樂下曰樂歸奚先曰歸之平樂歸吾則歌者其心○朱子曰古樂以和爲宗周子及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和者乃爭呼非古之和故以其淡言之乃得其平耳**註說治理之發**過書體樂篇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按註理和字與過書歸字同

優柔平中小註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

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說本體說○左傳序優而柔也疏曰優是俱訓爲安寬饒之意

後世禮法後世指三代以下而言奇衺字衰政令繁細曰苛殷文虐也急也煩也謂舍問龍素文邊切亂也不一衰音問亂也**註**禮曲禮欲不可從從與縱同**註**從字衰妖伊兆切巧也譬也媚也又曰淫衺今切過也亂也衍也○過書樂下曰妖聲譎詞之化也亦然

嗚呼樂者小註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儒理只是後

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過書○朱子曰

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和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故道欲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過書○朱子曰

與不淡孰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明道先生言——明道文集修學校薦師儒取士劄子之文也○案此道文集所載其言與文公略取之耳小學善行篇所載亦同于此○又案此劄子神宗熙寧元年上時明道爲監察御史裏行○小學句讀曰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二者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近侍——合璧曰侍從賢儒及百執事皆是○小學章句曰近侍謂經筵官及宿衛之官職○小學章句曰百執事自卿大夫至庶人在官者也

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

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

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舊志好學材

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

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

物理大而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洒**

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之浸漬摩如石之攻玉成就其材器也

兒童在於——合璧曰撰書者指物致知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句讀曰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成其始也撰善修身以至於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自卿大夫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

○又見蔡邕獨斷正學謂許云古昔聖人仁義中正之學也○合璧曰自朝至夕相與講明聖賢教人正學其道必本人倫日用之常明乎事物當然之理其教自小學——合璧曰其設教也必以小學洒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之則○章句曰周旋動作之儀禮即內則所謂學幼儀樂即詩舞之舞象也誘掖激勵——小學集說吳氏曰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厲勉厲漸漬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也

兒童在於——合璧曰撰書者指物致知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句讀曰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成其始也撰善修身以至於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自卿大夫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

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

有節序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小學句讀曰節序謂合於小學大學之教者以成德爲師長材識之明達者受其教○章句曰中於是

要在於撰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卿

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撰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句讀曰撰善脩身見上節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人取而大材

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

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

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撰善脩身見上節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人取而大材

識明達可與適道者擇其學明德尊者
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
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
學官推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
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
者於朝與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
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
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
以此選士則
通於理而適
其與後世以
文詞訖論取士者有間矣

句讀曰選舉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爲有本讀
之道覺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德賢如反掌又曰得賢

○明道先生論十事 見二程全書卷五十五論十事劉子 按此篇見於劉子尚德之十事註文
集之本文也集來節要之下倣此○案文集其德業之下今師傅之上曰皆有所從學曰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爲六官詳見周禮○劉子之文集未之或改下曰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俾存焉其略嘗異治時尚得編組小正今官秩云
秩字疑衍 亡實直質切增韻職也官也 渭字疑衍 何交切亂也雜也 三曰經界文集制其恒產上文曰天
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必制
其恒產云○孟子滕文公
上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
平是以暴君汙吏得以貪取
諺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
植之界 註不可不均上
曰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
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
無法富者跨州縣云 餓莩 孟子梁惠王篇塗有餓莩者朱
註莩餓死人也莩音同 紀極 書洪範有九紀皇極文紀極
字本于此 生齒 周禮地官
大比登其民自生齒以上登于
天府 四閭鄉 周禮地官大
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

○明道先生論十事 劉子

於燕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
傳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興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帝王之或改今
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
產彼此不可不均井地不可不正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轉
死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故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
衣食日蹙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於民
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

比爲閭胥之相受之曰四閭爲族百家也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五百家也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一萬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一萬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賓○遂人曰四里爲酇酇百家也五酇爲遂遂一萬二千五百家也

五曰貢

文集衍兵農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孟子滕文公篇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射也校者教也序者養也校者教也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

六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騎兵耗國力深慮府史胥徒之不漸歸之農則將愈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七大患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必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

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九居其六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右七患在於此八曰兵役

【府史胥徒】孟子萬章篇庶人在官者朱註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孟子大全曰周禮天官家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按宋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疑置】字疑疏處到切減也虛也又曰置其位切之也

文集九年之食之下曰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多

少云云

【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八曰四民】文集易繫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民工民商民也【浮民】浮浪之民所謂遊民也

九曰山澤

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云云

【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大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若因以部分使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今五官不修虞衡不時惟修虞道長久之勢

十曰分數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數不定以遊別貴賤好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

林衡〇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五官〕禮記曲禮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誥五衆諫註此五官與天官列而爲六五衆者五官屬吏之羣衆也〔六府〕曲禮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陳註府者藏物之所此府主藏六物之稅〇書大禹謨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蔡傳云六者財用之所由出也故曰府〔十曰分數〕文集有常心下曰今禮制未修奢儉相尚鄉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云云〇貴賤下曰既無定分則好詐據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

〔其言曰無古今〕以下所載大畧也此卜文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隨事增損之制然至於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云云〔彰灼〕字彙彰止良切著也明也又曰灼音酌昭也

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趨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

二程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二論經筵劄子有三篇是第二劄子也

案此疏伊川文集所載詳也是特節錄之也〔註除崇政殿說書元祐元年先生爲崇政殿說書兼侍講係〕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註實道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遵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

〔傅德義〕文集無聞焉下曰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云云

生上疏

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傅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傅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

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之間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則深宮慈母之前也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慎之心外通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則深宮慈母之前也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

畏慎之心文集此下曰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修飭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云云

有剪桐 ｜ 案此時哲宗幼中故云尒

音又載之宮人作宮妾○蒙引曰氣質與舊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須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

○伊川先生看詳 ｜ 二程全書六十一伊川文集三〇元祐元年五月三學看詳文也其文尤詳而至數千言此書節略載之○小學善行篇所載見晉史○伊川文首曰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棚考校辦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云云定高下以下大畧之改試爲課小學合量改除月試而定爲課業

記善 ｜ 伊川文此條在下小學句讀曰制置也延待也

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本註遺書又曰某嘗進言欲公上於一時多親賢士大夫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遵爲先制尊賢堂以

○小學章句曰延猶引導也

檢察(斂會檢居奄切)檢察也

檢也校也行檢句讀曰行檢謂行檢修也○字彙檢居奄切說文書署也三蒼云法度也

又云自元豐——伊川文此條在于制尊賢堂之上○元豐宋神宗年號也(國學)天子所都之學解額小學句讀曰解猶貢也額伯敬也(湊字彙湊千候切競進也又趨也)(薦會遇龍元具切寄也○字彙薦獻也據切音馭寄也托也)(註倫當作輪)(薦會尤龍他候切苟且也)

今欲量——伊川文集士原曰嗚呼之下今欲量之上曰所費財幾何父母骨肉孳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孳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

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

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務一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觀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二者皆才德過人首選禮二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以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偷苟得也薄薄也)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公使於人倫)

又云三舍升補——三舍者外舍內舍上舍也○案宋三舍生徒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案此條上下文集已載尤詳也論秀之道下曰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事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則拔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

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高等爲舊拔試在高等謂舊制以不犯罰爲行試在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

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得執法以取於上後世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又得以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

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治道先王制法云云○案長長官貳副佐之者如周禮小宰之貳防閑字義防有方切禦也禁也備也又云閑何難切衛也防也

此以下文集小異也曰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治道先王制法云云○案長長官貳副佐之者如周禮小宰之貳防閑字義防有方切禦也禁也備也又云閑何難切衛也防也

○明道先生二程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載之元有數千言○行狀晉城令下曰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云云孝悌忠信鮮矣朱註曰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同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又曰主忠信○孟子盡心篇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方役相助憲難相恤孟子滕文公篇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謂也註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無待於察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孤苓殘廢孟子梁惠王篇曰幼而無父曰孤○詩小雅正月篇哀此煢獨朱註煢困悴貌○西銘曰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韻書殘凋傷

註韻書任如保切說文保也通論德於朋友曰任任者人保倚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

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

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爲政先務

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五家爲伍五伍爲保伍謂相參也謂相保任也

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

也○禮記禮運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周禮疾醫以上下其齊劑治萬民之疾養謂療疾養民無生旨孟子梁惠王下篇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諸鄉皆有校——校學校之校也○行狀聚而教之之下曰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社會社書社之社二十五家爲社見周禮旌別字彙旌表也周禮旌別淑慝鄉大夫行狀有邑幾萬室一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三六之數語

○萃王假有廟——萃卦彖辭萃亨王假有廟○程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天下莫知其鄉也孟子告子篇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朱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

有所養孤榮而無依幾廢而不全鰥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生旨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觀此則養民善俗乎○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御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無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無萃於宗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

註假易音義假更白反澳字彙渙呼玩切流散解散解釋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註洋洋乎如流動充滿之意

祭祀之報——程子遺書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程子曰非也祭先本天性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禮記月令季秋豺乃祭獸又曰孟春獺祭魚

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一年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無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繹說○論采薇避戍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寇暴無留戍以防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象傳說○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

卦象傳說第四卷○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一年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無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繹說○論采薇避戍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寇暴無留戍以防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象傳說第四卷○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

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于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爲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白虎通曰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韓信多多益辨

二程全書卷遺書二先生語第七載之○前漢書列傳四韓信傳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如臣多多益辨耳云云○通鑑綱鑑同作多多益善集覽曰漢書作多多益辨○案四字史記漢書綱目並無註綱鑑註曰多多增添之辭益愈加也○困學紀聞曰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辨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辨言分者管轄

管轄見二註階級者官位之上下也

○伊川先生曰管轄一程全書卷十一遺書二先生語第十一識之

亞夫堅臥一周亞夫者周勃之子也前漢書卷四十傳第十載周亞夫傳註漢景帝景帝者高祖之孫文帝之子

二程全書卷遺書二先生語第七載之○前漢書列傳四韓信傳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如臣多多益辨耳云云○通鑑綱鑑同

周易復卦大全又載之○復卦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程傳曰先王順天道爲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雙峯饒氏曰閉關休

明分者管轄之數分數者行伍多寡所御者愈衆而統之法愈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所操者常寡而常有餘力此者亦能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當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管攝天下

七國通鑑曰景帝二年吳王濞西王膠東王苗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及 膠西大將 事詳于前漢書周亞夫傳

○管攝天下人 二程全書卷七遺書一先生語第六載之○宗子法見周禮禮記喪服小記及文公家禮等○管蘭會主當也又禮記樂記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美注猶包也又曰攝失涉切攝也兼也○小學明倫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云云集成京兆李氏曰按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當主祭祀而統族人知有國有家之重者詘派韻會去聲卦韻普卦切說文水之衰流別也○字彙派音夫切水分流也繼高祖之適長子繼高祖之適長子分吾曾祖之兄也三從兄弟者曾祖伯叔父之曾孫也再從兄弟者曾祖伯叔父之孫也同室兄弟者伯叔父之子也親兄弟者吾昆弟也○再從兄弟順列名云伊夜伊止古三從兄弟和名云萬太伊止古

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若四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禰其子孫百世皆宗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二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蓋一身共事四宗與大宗爲五宗也

○宗子法壞 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同卷曰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卷十八遺書伊川語三云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凡人家法須 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載之○案事文要玄人集宗族部及事文類聚後集宗族所載之謝昌國之語與此程子之語大同小異花樹 唐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則人重其宗而不遷○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喜家宗會法可取也

詩訓解二卷韋員外花樹歌
李參作曰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劉卿御史尚書即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困學紀聞十八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李參有韋元外家花樹歌兄弟不可當云韋元員外其名此詩見一門花鄂之盛○藤氏家語曰宋劉寧字子平號浪堂先生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為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不相通閒言入焉今月必會歡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抵悟者彼此一見必再三拊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載之○小學嘉言篇載之集說曰恒以書成人皆以承宗事喪以慎終祭以追遠通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皆有藏禽之意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案二程全書此條其文稍詳也

無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載之○小學嘉言篇載之集說曰恒以書成人皆以承宗事喪以慎終祭以追遠通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皆有藏禽之意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案二程全書此條其文稍詳也

貧者喪祭之

陳氏曰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六禮元尚王制家必有廟此註本註也然畧也本註曰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必有主陳氏曰三木主所以依神也○本註云既祔當埋於所葬處如葬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

註疏龍會蕭頒祧他祠切說文遷廟也禮記祭法遠廟為祧王為壇註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又左傳以先祖之祧處之杜預曰請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三式見文集

二程全書卷六十四伊川文集六又見文公家禮○伊川文集曰作主式用古尺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八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二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刻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竅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攽謂官或號行祔處士秀才幾郎幾翁孺人而加贈易世則改中不改

全式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前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孝子一作孝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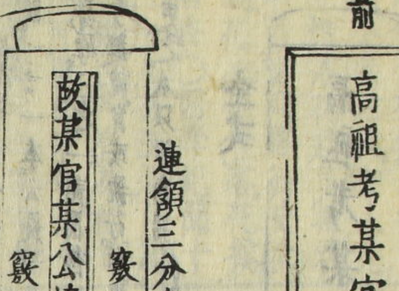
連頷三分之二居後

後

寢

改某官某公諱某字其第幾神主

寢



跌

右見二程全書六十四卷

月朔必薦新本註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小學註新謂新物也時祭用仲月本註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四月者爲首時也留止於高一此註文集本文也文集曰常祭止於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嘗麥冬至祭祢之類曰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厘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又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已下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又曰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

而本用三○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其爲創也祭後來豈得似今不敢祭又曰始祖之祭似祫先祖之祭似禘先祖立春祭先祖程子說也朱子作家禮多取溫公而此一祭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于小學書亦既載程子斯言備曰禮太成之書而小學則止成矣而不刪去之必有其說季秋祭禰小學集說禰父廟也註冬至陽之始立春生物之始秋成物之時小學集成曰象其類而祭之忌日遷主一小學集說曰忌日親之死日正寢猶正堂也○小學集成曰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陳氏曰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下其宅兆一程全書卷六十四伊川文集六葬說之文也○考經喪親章第十八下其宅兆而安措之○御註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下之○臨川吳氏註曰卜筮龜以視吉凶也宅墓穴

此髮髻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方食

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一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始也先考妣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二祖也無主於正位設一位合二祖也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并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禰季秋成物之時

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卜其宅兆

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

也兆塋域也厝猶置也權置
極於其處必視生氣無地風
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
他日不爲發郭溝池道路然
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
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
之理可稽焉中外土厚水深
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
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
之朽腐敗壞至連累舉而棄
之子孫同孝子之心忍乎先
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
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
筮也案士喪禮筮宅卜日大
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
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
之言筮字彙音管墓也

地美則神 葬說上句之次地美則之上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十字有之○葬說子孫
盛下曰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耶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云云○葬說其驗也下
曰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云云○葬說辨挈所及下曰
五患說愼則又鑒乾必至四五丈過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擣石灰封墓
門復其大舉也云云 註 字彙音娣燒死竈也

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
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
者惑以擇地之吉凶甚者
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
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
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
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墾所及 本註

○正叔云葬一程全書卷十一遺書二先生語第十載之○小學善行又載之浮圖作浮
屠陳淳曰浮屠佛氏初洛水名在河南或問浮屠之小用浮屠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
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浮圖祖庭事苑曰梵語佛陀或云
浮圖或云部多或毋馱或沒陀皆五天語今並譯爲覺○二人家小學嘉言篇所載大同小異也
出于溫公書儀○小學嘉言篇所載大同小異也

○今無宗子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世臣孟子梁惠王篇故國
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朱註世臣累世勳舊之臣

天字彙補編也 波吒 梵語也中華曰却見于佛說恩益經 斬字彙音酌刀斬也 到燒舂
磨小學陳註刀到火燒碓舂碾磨皆言其苦楚也○字彙到千臥切折也剉所也

溝瀆道路遏村落遠井竈 ○正叔云某
二五 一本所謂五患者城郭

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二人家
化之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飲酒
設道場爲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
此者滅薄大罪惡必生天堂不爲者必
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
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到燒舂磨必復
堂地獄之理有天○今無宗子故朝廷無
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

註疏 宇彙呼疏切流散解釋也

古者子弟——本注曰子弟爲強漢高祖欲下——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之守諸侯並起今屠沛今不急下之諸侯並起今屠沛今不急下之共誅今撰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六云出于漢書史記相如使蜀——事見于前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二十七司馬相如傳○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後謀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精父老爲辭而已諭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云云務書文選四十三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襄太常博士張鏡荅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雖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令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自然之勢也直榦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爲天下王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胙諸侯爲一國之王雖非宗子亦得移宗子已建宗廟爲祭主

榦同○朱子易乾文言本義曰榦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然而又天子建國——白虎通卷一有天子封公位之事○同卷三曰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

邢和叔——河洛邢恕字貴端故切建置社稷曰祈傳見前○程全書卷二十

大遺書附錄載之○又見于
右治河源錄○案遺書所載
文詳也今節錄之也堯舜三
代之上蓋其所知上極六宇
有之悠遠下有纖悉二字同
流下其化如時雨五字有之
悠遠出中庸曰下與天地同
流出孟子默而識之見論語
識其大者論語子張篇賢
者識其大者註識記也
至於興造 禮記仲尼燕
居篇制度在禮文爲在禮纂
字彙纂與參同又曰紮助過
切木柵又壘也斥候前漢書
趙充國及李廣傳有斥候字
○通鑑綱目正編卷四漢武
帝元光元年遠斥候集覽遠
斥候許愼曰斥度候望也所以望擬禦示兒編曰斥遠也候伺也謂伺遠敵
測革切編樹木也增韻寨柵編木爲之○字彙耿格切

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
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先生同已默而識之所謂識
其大者至於興
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
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
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
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爲曰城木柵爲曰寨
斥遠也候伺也謂伺遠敵控制禦也帶圍護也
其吏事擇決

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
通儒全才矣附錄○擇決謂○介甫言
擇特斷決也
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
相傳至二王周世宗命竇儀詳解名曰刑統歷代
與二十二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是刑統歷代
明法禁非亦有敎於敎化但於根本上
少有欠缺乎是他見得蓋等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
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

○朱子語類曰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
爲八分書言八分者是又曰律是八分書是欠
年五月周作刑統分注曰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敎格煩
後周世宗姓柴名榮太祖後周兄柴守
萬姓統譜曰竇儀字可象薊
○橫渠先生 三王方策
夏禹殷湯周文武爲三王○
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朱
註方版也策簡也○葉氏蘊
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
小○黃氏度曰木曰版竹
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
版小事書于竹簡簡書詩小
雅出車篇長此簡書朱註簡
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
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

臨道之詞也○左傳閔公元
年管敬仲曰請以從簡書昌忌
士仁人｜｜衛靈公篇其遠者｜｜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好謀而成述
而篇之語師出以律易師卦
初六之辭程傳曰律謂號令
節制本義曰律法也
○肉辟於今｜｜肉辟所謂
肉刑也散之之久論語子張
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朱註
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肉刑有五｜｜書呂刑篇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至漢文帝｜｜通鑑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官名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
可復屬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
○呂與叔撰｜｜此行狀張子全書卷十五及伊洛淵源錄載之○呂大臨字與叔宋史列傳
九十九呂大防傳附之又見于伊洛淵源言行錄東都事畧等書

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好謀而成
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
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君子後世
謀詐以爲謀酷暴以爲律斯其爲遠者
大者惟志士仁
人爲能識之○肉辟於今世死刑中
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
之久肉刑有五刻顙曰墨辟劓鼻曰劓辟刖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
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剕宮之刑
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
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
必明禮義敎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
緩死○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

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篇之文也朱註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
之類塗道塗封上堠植種木
爲界孟子曰云云滕文公
篇見上○孟子朱註曰此法
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
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
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
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
所以必從此始
世之病難｜｜朱子語類曰
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
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
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
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
云云井田卒乎世則議爲難行云云
莫道要奪他田他豈肯背悅
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特而易於爲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爲善敎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
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
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
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

田一方愚案此田一方井方里而井之謂也乃方隅之方也農儲蓋為備不虞也所謂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類也
[備]慮蓄謂水旱蝗疫之類患謂盜賊之類本末或曰本謂農務末謂工商之業○愚謂凡物有本末非專指農工泛說為是二程全書卷四十粹言論本末詳之

○橫渠先生曰雲巖者縣名屬幷州今官名也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敬法廣儲蓋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橫渠先生曰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尚本]

○橫渠先生曰古者[一]儀禮卷第十一喪服篇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疏釋曰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纔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皆義本之事也勉其孝悌[一]禮記曲禮篇邊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

又異宮乃喪服篇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降予之義無分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云云○命士以上異宮見前

爲得一於大人象則服食器用固有不或作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嘗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則父子亦異矣故愈貴則愈嚴命爲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分制愈密

遂使遂者遂一爲序作各扇也非分財而離居○涑水天下一家孟子滕文公篇使畢戰問井田之小雅大東篇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大道也○井田卒封建者封諸侯建國也○性理大全卷六十七曰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然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能侯置守是也○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殷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郡吏間也○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辯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有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保郡縣則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異宮猶今世有遂位非如異居也樂說○治天下不由井地終不得平周道是均平如砥如矢○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敝終亦如之患庸可定乎

爲固也○語類九十七朱子曰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胡敬齋曰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天下之心使生民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永要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庶民者必建之立賢主以養其民秦以天下一己爲己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性理大全卷六十七朱子語類百八卷論封建爲諸侯

政事類凡一

朱子語類近思錄十君子處事之方註施於有政書君陳篇之文

○伊川先生上疏曰一

程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二載之哲宗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也鐘鼓之前猶有數百言○家語六本篇孔子曰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悲其志變者聲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古人所以齋戒一禮記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註公所君所也

臣前後兩得一易繫辭聖人以此齋戒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邪曰戒

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類凡六十四條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沿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後兩得進講未

經營營詩書繩箴營營青繩註往來貌一曰營經營之營慶也又通也頰舌易咸卦咸其輔頰舌本義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註浴沐出論語憲問篇

○伊川答人示奏藁二程全書卷六十三答人示奏草書也觀公之意上文曰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云云○字彙文草曰章奏禾高聲別作奏非

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覩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閒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

公方求財二程全書卷六十三曰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云云○爲汲下曰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云云○孟子或謂祈之懼之爾之字及下節有不忍之心皆指天子言愚謂不然○廣韻祈求也註於大學之其所哀矜而莊誦述云哀憐也恤憐也字彙音吝惜也

古之時二程全書卷十八曰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云云○爲汲下曰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云云○孟子

也不惟生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飢將死爲可憂而不言民飢將亂爲可慮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儆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

盡心下一篇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集註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王觀濤四書翼註云得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即天下之民歸心也只論個得民心可以有天下的道理○此說勝葉氏之說註

孟子　即見于上梁惠孟子之語出前

○明道爲邑——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左傳凡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與廣韻奇也增韻又怪也遣也不同也註詳然孟子公孫丑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朱註悻悻怒意也音義悻形項反

○明道先生曰——明道行狀之語也○小學嘉言篇載之集說熊氏曰周禮一命受職郎今之第九品也一命雖小誠能以愛物爲心則惠利亦有以及人矣○陳選註曰苟誠也物即人也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註曰始見命爲正吏受職事

○伊川先生曰君子——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程傳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君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云○本義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无謀矣○項安世曰乾卦九三云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

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四井爲甸四甸爲丘得乎丘民之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矣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長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聚財爲守國之道以愛民爲行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俞樾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民者衆人爲之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心寬平而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惻怛之心豈若惜惜然小丈夫之爲哉○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雖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必有補於民人雖不至於駭者亦其心寬平而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惻怛之心豈若惜惜然小丈夫之爲哉○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雖未免拘礙惟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心寬平而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惻怛之心豈若惜惜然小丈夫之爲哉○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訟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

西旋木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契字要契大云計切約也券也又曰券區願切契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以刀刻之屈曲大半下分刀不以方與券不同券下分方

○師之九二

師卦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程傳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尊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將專則失爲下之道云云○特專易傳作將專註簡書不敬

前漢書卷五十五傳二十五衛青字仲卿云云大將軍青出定襄云云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王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弃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幸得以肘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離嘗輒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師古曰肘附謂親戚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本出于史記司馬穰苴傳

漢後主紀諸葛亮謂姜維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本出于史記司馬穰苴傳見師之道二易傳此文之下有數十言

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爲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

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戶謀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凡

○世儒有

師卦九二傳此前猶有數句○周公乃盡其職耳之下傳曰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善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禮記明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

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二剛中而少威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没成王思其勳德錫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

程子曰程子遺書伊川語第四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焉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或者謂

此下亦本程子遺書之

論遺書曰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義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

大有卦下程傳曰大有盛大豐有也○彖辭之本義曰大有所有之大也九三程傳上爻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三之正也故三當云云

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焉○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之義凡所以奉上之道皆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有其有乃爲盡人臣之義也不敢自有其有也此三之正也故三當云云

○人心所從

隨卦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程傳此下程傳全文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云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

○隨九五之象曰｜｜隨九五曰孚于嘉吉傳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象曰云云程傳上文曰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云云

○坎之六四曰樽酒｜｜坎之六四程傳上文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閒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喩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云云簋三禮圖云稻粱器也其制外方內圓旁有斂上覆以蓋蓋之四隅稜

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為善○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

盌如罌狀以瓦為之周人飾以金玉後世鑿金為之○韻會曰說文簋黍稷方器也考工記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受斗二升外圓內方曰簋缶韻會有缻缶俯九切說文瓦器所以盛酒醬爾雅盎謂之缶疏云孫炎云瓦器郭璞云盆也

人心有所蔽｜｜與上連屬之文也習坎象曰習坎重險也扞格禮記學記曰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朱子小學序有此字小學集說曰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洛之洛謂如地之凍堅強難入也○小學大全正誤云扞格抵牾不相入也陳氏以格讀如凍洛之洛言如地之凍堅難入者非是

且如君心蔽｜｜與上連續之文也其說多行之下易傳曰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

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

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強勁之和順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自牖惟溫厚明辨者能之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

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

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強勁之和順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自牖惟溫厚明辨者能之非唯

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

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

手且四老人之力就與張良晉公卿及天下之士其告之切就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云云猶有數節看之

計直論語陽貨篇惡訐以爲直者朱註訐居謁反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字彙訐面斥人隱惡攻發人陰私

非唯告於君——此前有數十言○孟子盡心上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朱註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小註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則天資明敏者

○恒之初六曰——恒初六曰浚恒貞凶无攸利程傳曰初居下而四爲正應眷注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衰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下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云云○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程傳曰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大全中溪張氏曰初以陰柔而居下相應之始而求望於九四者太深是以凶也○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以深望之豈常理哉

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之造之也○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始求深也傳曰初而遂造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

○遯之九三曰係遯程傳上文曰陽志意堅二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云云○大全或問伊川曰繫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遠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又以爲吉何耶朱子曰此又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者不爲失耳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進齋徐氏曰繫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係陰有所繫戀不能遠害故有疾彖將剝剛故有危臣妾謂二陰二之繫遯以畜臣妾則吉施於大事則不可也○易蒙引曰係遯是危邪已不可入亂邦已不可居乃顧戀家族妻子及權利之類而不能決去○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然君子之一

易大全問傳言待臣妾之道君子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便不

而至悔吝者皆淺恒者也素舊○遯之

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

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

養臣妾則吉九二下乘六二有係戀之

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

可以固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然

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

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息也○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

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天理之常莫不

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

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

不與人異變不能大同者同而能異則不拂於

人理之常而亦不溺乎習俗之化惟理

之從耳然其所以爲異者乃所以成其

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

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

而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易蒙引云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姦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況可爲之係戀而不能舍去哉語始息禮記檀弓上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云云

不能大同上句有時而獨異之下此句上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

○睽之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程傳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下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又同

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

賢聖

不能大同者

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

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

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爲同德相與不孤然當睽之時乘異者衆故必扶合拱之義而無乘絕之意則不盡善之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

九二曰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程傳出于象下○文辭程傳曰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睽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云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云云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云云○本義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乘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象占如此

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

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

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

遇非枉道

程傳未失道也下二曰未非必也非必枉失道也一云李胡氏曰不期而會曰遇遇本非正也二與五

至誠以感動

南軒張氏曰遇主于巷巷者委曲之途也或謂諸名者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將就之期於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君以當道

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上言遇主于巷）亦止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非遇主之道也（損之九二曰）損卦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程傳）又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人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也（朱註）孟子素心卜篇有素君子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按音遐利反也）善（集解）（論語李氏筆解）友善柔損矣（朱註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友皆有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程傳）此文之上損之而已之下非損也而益上也七字有之

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悅善而過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過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儉侯之臣上有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戒）（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無咎能致元吉則在

（益之初九）所載之傳文出象下文辭之傳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德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云云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報也故必元吉而後得无咎

損上益下程傳曰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云云○益卦傳曰爲卦異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異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爲陽者益也

【彖而無甚】華卦彖辭之傳也○程傳上文曰華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飾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華而无甚益云云○史商君傳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千不易器○愚謂與此意互相發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漸卦九三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程傳出象下云○又下之傳曰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

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太作郎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其事而太善乎下乃可無咎○華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久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華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爲惡以順道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爲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在大體斯免悔咎也○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程傳上文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在污下者也志卑之人云云○傳取災咎也下曰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彖辭之本義曰旅羈旅也○吳氏庵田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瑣瑣詩所謂瑣尾之瑣也爾雅曰瑣小也龍會繁碎猥屑貌猥龍會鄙賄切并雜廣韻鄙也

○在旅而【上下】程傳上文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云云

○兌之上六曰引兌卦上六象之傳也覺有兌也之下曰未光也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遇小能光也○易蠱曰引之者將以剌之也覩人君之爭不爭耳引之一字指破小人肺腑云云○宙合曰上六陰居說極是性極邪媚而專務說人者故欲得二陽之歡心從而引之聲色貨利之間或巧爲逢迎以導其欲或曲爲承順以適其私凡所以引而說之者无不至焉小人之用情如此

○中孚之象曰山上有澤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已過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中孚之事既過而强爲悅何耀光之有○中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

○事有時而當小過家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程傳出此下大過則不可之下曰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當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語公治長篇註過也

曲禮上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字彙音吝鄙也憔悴也

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徃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小過之人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爲足恭哀爲毀瘠儉爲鄙慳又失其宜矣

小人之道已爲先小過卦九三傳待
已已於正小人之道先當正
乘矣其他防閑之可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
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
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
欲之蔽其處已也蘧蘧然存恭畏之心
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
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蘧蘧戒謹
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
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矣而
[illegible]

○防小人之道 小過九三傳曰弗上二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己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

○周公至公 二程全書卷四十八經說第二很蹇詩註也節畧載于此

在危疑之地 指管蔡流言之時言之事見于書金縢篇及史記等

○詩曰公 詩朱註公周公也赤鳥朱註與此註同○詩大全辨氏曰鳥有二等赤鳥爲上鳧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鳥爲爵下曰鳧○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烏他服用履○朱註几几安重貌鄭氏曰几几安也○程子遭書再道語一論很蹇詩曰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鳥几几盡德之容也

○孫察 經說詩小雅皇皇者華之註也上文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自吾猶煌煌先采之狀皇華之光輝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云云

○開道先生與 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第一載之吳師禮爲吳師禮爲吳人徽宗時爲開封府推官治蔡王獄不使誣及王人服其功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事蹟詳于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八十三及言行錄後集六東都事畧七十九等

常不亦不二疑懼而失其是爲不失其聖也

詩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詩很蹇篇碩大也孫遜也謂有大美而謙遜不居也赤烏晁服之烏也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孫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孫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詩見前使職之大者也○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曰爲我盡達諸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我亦未敢自以爲是

註悻字彙口很切音狠戾惻愎情實也信也悔也悻悻孟子公孫丑悻悻然見於其面朱註悻悻怒意也○眞西山曰悻悻是不平的意思

○天祺在司竹〔一〕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文小異也曰天祺自然在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耳也曾在司竹云云下同○文獻通考五十六有司竹監貢竿書施也借也

○因論口將言〔一〕二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三載之○蘇文十九送李愿歸盤谷序曰將言而囁嚅○韓文註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名文珠璣註曰欲言不言之貌要他頭言之兼他人之頭也要求也註未註云遺書自註也

揖輒於禁於期史記卷八十六荊軻傳二十六荊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恨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頸

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先生平如此豈若悻悻然見於其面朱註悻悻怒意也○眞西山曰悻悻是不平的意思自是者之爲哉

○天祺在司竹常用一卒長及將代時見其人盛氣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是聽其言輒於禁於期須是聽之貌厲剛決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也本注云如前義自不敢出口也○名文珠璣註曰欲言不言之貌要他頭言之兼他人之頭也

也厲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也須是聽其言輒於禁於期須是聽之貌厲剛決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也本注云如前義自不敢出口也○名文珠璣註曰欲言不言之貌要他頭言之兼他人之頭也

○須是就〔一〕二程全書卷四先生語第三〇蠱卦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程傳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蠱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蠱其言也厲語子張篇之語朱註厲者辭之確

只者自然剛決不可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自理之所當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而猶言之耳○須是就

言樊於期事非理取其人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須是就

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後爲學振民育德修己治人之事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也然必知之至而無非學也

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爲學之道固不

事於讀書必以讀書爲窮理之本子嘗

既未及爲學而遽責之以往爲學則非

特失知行之序而已慶窮理之大端臨

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

以讀書窮理爲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

○先生見一學者一 二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三載之○張載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忙迫字棄忙人誤郎切心迫也又穴也○又云迫博麥切窘也急也逼也周施孟子盡心下篇云動容周旋

○安定之門人一 二程全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第四載之○小學善行篇載之作胡先生曰○胡瑗字翼之謚安定宋史言行錄萬姓統譜等有傳○小學註曰門人姓劉奭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何有言不難也

○門人有曰吾一 二程全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第四

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昌嘗似賢急忙迫事雖多爲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萌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爲事稽古則爲政之法愛民則爲政之本○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不告其過非忠論語顏淵篇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誠意之交通在云子張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又曰責善一 道書同卷名出○孟子離婁下篇責善朋友之道也無自辱顏淵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職事不可一 二程全書卷遺書二先生語七八避嫌避字棄規避違法以方爲圓也

○居是邦一 遺書又小學嘉言篇載之小學集說曰不非之者謂不議其過惡也

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言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職事不可以巧免職所當爲而巧圖規避○居是邦不非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小學衰亡曰不非其大夫固是忠厚之心亦是兇禍之道○小學句讀曰此古語而程子稱之○荀子子道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吾是已不非其大夫○家語曲禮子夏問篇亦載斯語

○克勤小物

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克勤小物書經畢命篇註小物謂細事亦當以難處之

○欲當

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第一○按大任者與孟子告子篇所謂降大任之大任同註審固禮記射義篇有審固字

○凡爲人言

二程全書卷十一遺書明道語一載之拂字作怫○字彙怫符勿切怫鬱○史記趙世家通人之心而懾擊者○字彙拂敷勿切矯也逆也註詳卷首凡例

○居今之時

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語類曰不必今之法令語在下位者○

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論上○克勤小物最難謂不忽於小○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慶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

中庸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註見中庸第二十八章○蒙引曰天子則德位時之兼備者○朱註曰度品制文書名○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定書讀之曰天是名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今之監司

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一先生語第二載之○按監司者宣撫使按察使轉運司等之類何察州縣之治否者也州縣者謂州守知州縣尹縣丞縣尉之類

○伊川先生曰人惡

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遺書閔下曰一作欲簡○程子曰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後爲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字上得其宜斯爲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爲下之義○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

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爲者苟有一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

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中庸不可能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惟當其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當責而責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於論語微子篇及書經史記等

二程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二載之（論語八佾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案引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窺所亦也蓋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加則爲諂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燃犀解曰禮自有當然準則盡禮不過是事當節目

○或問簿佐今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小學嘉言篇載之○程子遺書所載尤詳也此上文曰人汪擾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其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今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今者云云○小學註陳選曰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動感動也又曰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集說吳氏曰推事親事長之道以事今又能引過於已推功歸之積誠之久彼有不感動者乎○程子曰不能動人者只誠不足也

○問人於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直已作已直○量分量也見下

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而不與○或問簿佐今者也簿所欲爲今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今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今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今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今非曰然乎○問人於議論多

欲直已無容容之氣是氣不平亦是量狹故常欲已勝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
是識實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爲之動是即量之
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
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斛之量
十升爲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有江
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
今人有一按外書十又有此論語大同小異○語子張篇見其不知量也○朱註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予路篇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有江河之一漢書所謂山數之量又此類也

涯字彙宜皆切水際

天資有量一遺書小可得也下曰如人有得一藝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收一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亦免量窄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攙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本淑文章皆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士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此職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云云

鄧艾位三公一通鑑綱目魏景元四年鄧艾至成都帝出降漢亡魏以鄧艾爲大尉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云云○魏志一十八鄧艾字士載○案鄧艾初爲尚書郎後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鄧侯皆蜀不亡之前也艾在蜀自矜伐小爲太尉前也○艾後因鍾會胡烈師纂等

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
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
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
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
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
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
涯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
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
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

之言遂見害○段灼上疏曰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遽而受誅

謝安聞謝玄破苻堅通鑑綱目晉武帝太元八年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又曰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之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謝石者謝安之弟謝玄之父也○晉書卷七十九列傳四十九有謝安謝石謝玄傳○苻堅字永固秦王雄之子也事蹟詳見于晉書載記卷一百十三

更如人大醉通鑑綱目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冬十一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又曰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之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謝石者謝安之弟謝玄之父也○晉書卷七十九列傳四十九有謝安謝石謝玄傳○苻堅字永固秦王雄之子也事蹟詳見于晉書載記卷一百十三

○人纔有一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

較校通比校也計量也

見前

磨勘續通鑑綱目宋太宗淳化四年置審官院分注曰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三年一次○又仁宗慶曆二年更定磨勘法

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謝玄事見魏晉史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動一也

其爲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爲異者量踰以勝之也

然惟知道者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爲彼所動矣

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量自然宏大也

今人有所見單下者無他加損勸沮之而不爲也

纔有意於爲公道理之自然有意爲之則計較安排即是私意

昔而有增損也

亦是識量不定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進退

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

乃是私心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實非己之所得而有也子弟該磨勘而不爲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爲己之私恩乃是私意

人多言（性理大全四十九有避嫌不避之說已見前註西銘事下）一程全書卷五十七明道文四程郎中墓誌曰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云云○同卷六十六伊川文集八程珦之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云云○案二程之父名珦其父名羽過其父名希振其父少師羽也○萬姓統譜程羽博野人五代晉時爲集賢醴泉新都令皆有政績歷開封府判官太宗喜以長者待之及即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出知成德府累遷文明殿學士以兵部侍郎致仕後朝廷錄其曾孫珦即二程父也明道行狀曰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顥爲首○君實嘗問（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載之誰可爲者下曰顧爲先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嘗初泛論人才却可也云云○語類曰原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如何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爲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

也於此可以識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注云云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荀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花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

避嫌不言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給事中）杜氏通典三十曰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云云○事物紀原五給事秦置通典曰如嘗也秩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有給事黃門侍郎左右給事中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云云○（先生云韓持國）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載之大資資政資之資大資謂大官指韓國也倒來遺書作到來○二程全書卷二十二又曰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爲三益之遊典謂自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遂還程子問客何爲皆曰一書爾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無薦夫爲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爲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爲然○案遺書兩條各出可并見（註要錄）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門下侍郎（范純禮字彝叟萬姓統譜云作夔曰范純禮字彝叟夔與仲淹子云云

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本注云云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荀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花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

非「在」下「位」者所可與矣此制義之左也

○先生云韓持國

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

泛舟子瞻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

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爲有甚急切公

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

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

純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之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者失

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

事也願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
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
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
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
理只爲從前人只討較利害不討較事
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須

本爲薄德之人也恐尊神王荊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兄前輩爭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媿屑（附錄下同）○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

○劉安禮云王荊公
其法參至千餘言朱子節畧載
之（註參力之入下至有發憤肆罵
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
開悟君相頗入輒信慕不以
示下姪常曰揚已發人善
不爲四十一字有之（攻字叢
與愧同）（註劉立之萬姓統譜
伊洛淵源錄等無傳小學句
讀作劉安禮字立之熙寧末
第在王神宗之年號王荊公
出于前參知政事執政之官
也見于事文類聚文獻通考
等（監察御史裏行官名見前

字安禮程子門人也恐尊神王荊公安
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便荊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攬監察
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
之間荊公乃爲之媿屑蓋有以破
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劉

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

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人之則能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

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則易爲下則難言居上之易爲下則難言居下之難

已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

已嘗爲之則能使人而後可以正人則德足感人而後可以正人之不正非謂全無防檢勸懲之道而吏自皆如己之正也

正己格物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又曰格君心之非

○橫渠先生曰爲上則易爲下則難

聖人欲正名○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註見上卷倒詩曰顚倒衣裳

○學者不可○二程全書卷二十五遺書伊川語八載之

○人無遠○二程全書卷三十一外書二伊川語也○所引之語出于論語衛靈公篇註蘇氏曰出于論語註○講述曰遠近即久近也以我言不以地言註中几席二里備言之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任不得說見論語名一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顚倒而無序興而民不知所以講明世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蘇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

學者不可不通世故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若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非分外之事也

惠此以時之遠近言也 ○聖人之責人也 二程全書卷三十五外書七載之 ○伊川先生云今之 二程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見呂希哲家塾記 制民之產孟子梁惠王篇明君制民之產又曰無恒產因無恒心朱註產生業也 註并田章 詳見于孟子滕文公篇 ○明道先生作 二程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 ○同六十七卷遺文曰晝縣蠟燭視民如傷 ○孟子離婁下曰文王視民如傷 ○左傳哀公元年陳太夫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直解曰愛民如子恐其有傷動 ○伊川語見人 二程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此上文曰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云云外書無之短二字

常緩便見只欲事止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謂井田章助之法 ○明道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惠人不為耳制民之產謂井田章助之法 ○伊川每見人論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揚人之過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揚人之過

○坎維心亨 習坎卦象傳之說也見于張子全書卷之九 ○習坎卦象辭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傳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能出險矣 ○八所以不能 大畜卦之說也行已語子路篇行已

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為重險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 ○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

有恥繙字彙所六切牧也斂
也退也

然爲之【繙字彙音崖闕字彙測角切躍蹶急促局脚貌】【註滕文公】孟子滕文公篇上篇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上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於予之身而反之不可云云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大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明則氣充

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爲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慊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強故有惰與羞縮之患

在古氣節【在古猶在昔】○蔡子易說何爲不爲之下曰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已云云【志槩與氣槩同】

○姤初六【姤卦初六曰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程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云云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躁

在古氣節之士寧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志氣感槩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顧況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爲舉重】○姤初六羸豕孚蹢躅家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所當察也如李德裕處置閫官徒知其

猛然其中心在乎蹐躅蹐躅跳躍也陰微而在下可謂蠢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 云云

如李德裕 李德裕裕字文饒吉甫子事蹟詳見于唐書○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紀曰三月帝崩太叔即位初憲宗生光王怡云云及卽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爲皇太叔夏四月李德裕等罷爲荆南節度使閽宦所謂閽人也韻會閽守門人也廣韻掌門無勢稱閉者今謂之守門人 怡字寬他協切音怡安也服也靜也失其幾言失其機會○案張子全書卷十二語錄全載之易說上有數字○卷十易說中系方廣曰之上文曰金柅一物也處姤之時不慤於近則所往皆凶矣信也註武宗名炎穆宗第二子宣宗名忱十一良等立

○人數小童 張子全書卷十二語錄伴已不出入每日集小兒童授書者不能妄出遊也或曰撿束不踰閑

怡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唐武宗時德裕爲相君之徒怡息畏伏誠意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蓋○人教小童亦可取益謂有益於已絆羈繫也授人數數猶頻數也數數已不出入一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

數數字彙音朔頻也屢也

正衣冠尊瞻視論語堯曰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朱子語類云近思錄太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之如第十卷亦不可以畫卷目之以其有教小童一段

蹐四益也 語錄○此段疑當在十一二十卷之末